



听叶嘉莹先生读诗、讲诗，很容易被她缓慢又极富平仄的声调带入诗歌的境界。“一世多艰，寸心如水”，是叶嘉莹1980年写下的诗句，她说自己这辈子经历了太多苦难，“我的心像水一样，我可以经过打击然后仍然保持内心的方向。”一生以诗度人无数的叶嘉莹已过鲐背之年，最近却因自己的一个决定掀起一池波澜：6月3日叶嘉莹宣布捐出毕生积蓄，设立南开大学“迦陵基金”，用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。“植本出蓬瀛，淤泥不染清。如来原是幻，何以度苍生。”其实，94岁的叶先生早已找到了度人的方舟——诗。自1945年从辅仁大学毕业以来，七十余年里，她不曾停下教授古典诗词的脚步，这位被称为“穿裙子的中国士大夫”似乎生来就肩负传承诗词的使命，而诗词也给予了她抗击生命苦难的力量。

1941年
母亲因病去世，只有17岁的叶嘉莹在诗中缅怀母亲：
早知一别成千古，悔不当初伴母行。本是明珠掌上身，如今憔悴委泥尘。

1970年
加拿大教书期间，写下一首题名《鹏飞》的绝句：
鹏飞谁与话云程，失所今悲着地行。北海南溟俱往事，一枝聊此托余生。

1976年
长女、女婿车祸离世，写下哭女诗：
万盼千期一旦空，殷勤抚养付飘风。回思襁褓怀中日，二十七年一梦中。

1979年
第一次回国讲学时，写下绝句：
构厦多材岂待论，谁知散木有乡根。书生报国成何计，难忘诗骚李杜魂。

2015年
南开大学为叶嘉莹修建的“迦陵学舍”正式启用，叶嘉莹写下诗句：
结缘卅载在南开，为有荷花唤我来。修到马蹄湖畔住，托身从此永无乖。



叶嘉莹：一世多艰，寸心如水



□ 本报记者 徐静

>> 本是明珠掌上身

叶嘉莹与诗歌的缘分，大概超过了90年。1924年，叶嘉莹出生于北京西城察院胡同祖宅。叶家是蒙古裔镶黄旗，本姓纳兰，后取“叶赫”首字，改姓为叶。“大约在我三四岁时，父母就开始教我读方块字，那时叫做认字号。”叶嘉莹至今还清楚地记得，在她的启蒙教育中，临摹过一册小楷的字帖，那是薄薄数页不知何人书写的《长恨歌》。诗中所叙写的故事极为感人，诗歌的声调又极为谐婉，临摹了不久叶嘉莹就已经熟读成诵，并由此引起了她读诗的兴趣。1941年夏天，17岁的叶嘉莹顺利考入辅仁大学，即将开启大学生活。孰料，听惯了长辈悠悠诗韵的大小姐，却迎来人生中第一个劫难，母亲因子官生癌病逝，“我清楚地记得，母亲棺殓时钉子钉在棺木上的那种声音”。当时已是沦陷时期，父亲远在后方，身为长姊的叶嘉莹负起了照顾两个弟弟的责任。命途多舛的青春，唤醒了隐藏在叶嘉莹

>> 平生几度有颜开

1945年大学毕业后，叶嘉莹开始去女中教书。“重感发而不拘泥词句翻译”，深得顾随讲课要义的叶嘉莹很受学生欢迎，常被邀请去其他学校兼课。岂料，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诗歌成了叶嘉莹维持家庭生计的工具。1948年春天，叶嘉莹与赵钟荪在南京结婚，后又随丈夫去了台湾。时逢岛内“白色恐怖”，丈夫因“思想问题”被捕入狱，已做了母亲的叶嘉莹只能寄人篱下住在远房亲戚家里。在一次节目访谈中，叶嘉莹清楚地回忆起当时的窘迫：亲戚家祖孙三代5口人，两个房间，原本就急促。白天，叶嘉莹抱着不满周岁的女儿在树荫下徘徊，晚上铺一条毯子在走廊打地铺，勉强有个容身之所。那年，她写下的诗中有一句：“剩抚怀中女，深宵忍泪吞。”数年后赵钟荪虽幸被释放，但性情大变，动辄暴怒。在现实物质生活与精神感情生活都饱受摧残之余，叶嘉莹还要独力承担全家的生计：不止在三所大学教授七门课程，晚上还要在电台和电视台讲授诗词。“这时我的身体已远非当年大学初毕

>> 书生报国成何计

正是这一次悲惨的巨变，叶嘉莹一向惯于顺从且为家庭劳苦牺牲的个人之梦觉醒了。大学时顾随先生曾说，“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，以悲观之体验过乐观之生活”。当时对此并无深刻的了解，但当叶嘉莹历尽几次三番的忧苦患难之后，她对这两句话有了体悟：“人不经过绝大的痛苦，你不会觉悟。我就是因为经过这么多患难痛苦，把自我打破了，不再被自己的家庭子女所束缚了。我一世的辛勤，忍气吞声，养家的责任我已经尽到了，我要把自己投向古典诗歌，我要为古典诗歌的传承献出我的余生。”因此，1978年“文革”一结束，叶嘉莹立刻给国家教委写信，说自己愿意自费回国教书，也不要任何报酬。国家教委于是批准叶嘉莹到北大教书。不过之前叶嘉莹已与南开大学外语系主任李霁野教授取得了联系，叶嘉莹回忆说，南开吸引她的除了李霁野先生与恩师顾随的殷切情谊，更难得的是南开校领导对于诗歌有着浓厚的兴趣。1979年她初到南开，校长杨石先送的是一册线装的李清照词集。由此结缘南开的叶嘉莹亦写下一

>> 托身从此永无乖

回顾叶嘉莹漫漫人生路，从一个童稚而天真的诗词爱好者，走上创作的道路，其后为了谋生的需要，又步入了教学的道路，而为了教学的需要，遂又步入了撰写论文的研究道路。而随着年龄愈增，叶嘉莹在诗词道路上出现了一大转变，那就是由一己之赏心自娱的评赏逐渐有了一种为他人、对传承之责任的反思。近年来，叶嘉莹致力于面向儿童的古诗教学，方式则是吟诵。叶嘉莹在《朗读者》等一系列影音栏目中频频亮相，还与友人合作编印《与古诗交朋友》的幼学古诗读本，并且亲自为所选编的一百首诗歌，做了读诵和吟唱的音带。有些朋友和她开玩笑，说她是“好为人师”，而且“不知老之已至”。而叶嘉莹说正是由于自知“老之已至”，才急于想把自己所得之于古诗词的一些宝贵体会传给年轻人。在为《诗馨篇》一书所写的序中，叶嘉莹写道：“在中国的诗词中，确实存在一条绵延不已的、感发之生命的长流。”我们一定要有青少年的不断加入，“来一同沐浴和享受这条活泼的生命之流”，

体内的诗词精灵，正如古人所说“愁苦之言易工”，这一时期叶嘉莹写作了大量的诗词。“本是明珠掌上身，如今憔悴委泥尘”，便是叶嘉莹失去母亲后的泣血之作。还好，在辅仁大学，叶嘉莹遇到了恩师顾随。顾随的诗歌讲授，令叶嘉莹眼界大开，因为顾先生不仅有极为深厚的旧诗词修养，还是北京大学英语系的毕业生，更兼之他对诗歌的感受有一种极为敏锐的禀赋，因此他的课总是直探诗歌之本质。叶嘉莹坦言，顾随先生在课堂讲授中所展示的诗词意境深微高远，璀璨光华，是其终生热爱诗词虽至老而此心不改的一个重要原因。而顾随对这位天赋聪颖的弟子也格外看重。一次，先生要把叶嘉莹的作品交给报刊发表，问她要笔名或别号，临时起意的叶嘉莹就想到了当日偶读佛书所见一个唤做“迦陵”的鸟名，其发音与自己的名字颇为相近，遂取了“迦陵”为别号。这也是如今“迦陵学舍”“迦陵基金”的最早由来。

业时可比。再加之又染上了气喘病，瘦到不足一百磅，但却说也奇怪，只要一上台讲课，我的敏感气喘的毛病就会脱然而去，所以白天听我讲课的人，决不会想到我夜间气喘的痛苦，我那时只是为了生活。所以不得不努力工作，至于所谓学问事业，则我在当时实未尝对之抱有任何期望。”1966年，因为丈夫极力主张出国，叶嘉莹开始了在北美的教书生涯。1970年，定居加拿大的她拿到了英属哥伦比亚大学(UBC)的终身聘约。随后，长女言言与次女言慧相继结婚，叶嘉莹正在庆幸终于走完了苦难的路程，以为“五十知天命”的自己可以过几天轻松的日子了。谁知就在1976年春天，52岁的叶嘉莹遭受了人生中更为沉重的第三次打击。结婚不满三年的长女言言与夫婿宗永廷在一次外出旅游时，不幸发生了车祸，夫妻二人同时罹难。那个与她患难中相依为命的大女儿，竟然先自己而去。只能以诗歌疗伤的叶嘉莹一连写下十首《哭女诗》：“平生几度有颜开，风雨逼人一世来。迟暮天公仍罚我，不令欢笑但余哀。”

首绝句：“构厦多材岂待论，谁知散木有乡根。书生报国成何计，难忘诗骚李杜魂。”此后，叶嘉莹开始了暑假回国教书、开学返回加拿大的迁徙式生活。1993年1月，在只有少量创办费、没有经费也没有正式办公室的情况下，“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”于南开成立。她捐出自己在UBC大学退休金的一半(十万美元)，设立了以老师顾随的别号命名的“驼庵奖学金”及纪念长女夫妇的“永言学术基金”。“学校给我安排了长久的住所，自从我北京祖居的老宅察院胡同被拆毁夷平后，南开大学就成了我在祖国唯一的‘家’了”。到明年，叶嘉莹在南开大学执教将整整40年。南开之外，她还受邀到国内几十所大学讲学，足迹遍布大江南北。北大中文系教授程郁缀在叶嘉莹先生从教70周年庆祝大会上曾说：“我认为作为北大教授，要能够不用讲稿一支粉笔讲一天；比较优秀的教授，要能一支粉笔讲一周；杰出的资深教授，要能一支粉笔讲一月；而只有一支粉笔讲一年、乃至讲一生的教授，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‘大师’。叶嘉莹先生就是这样一位真正的大师！”

“才能使这条生命之流永不枯竭”。叶嘉莹对诗词的评说和赏析，既不同于一般学者之从知识学问方面所作的纯学术的研究，也不同于一般文士将古人作品演化为一篇美丽的散文之纯美的铺叙。诗词文学的基本生命力或永恒的本质为“兴发感动”，简言之就是“感发生命”。这也是叶嘉莹诗论与词论里，贯穿全部评赏论说的着眼点或标准。换句话说，什么是好的诗词？叶嘉莹先生的回答，只有一句话，是否具有兴发感动的生命力。也正是中国古典诗词这“感发生命”之美，支撑着叶嘉莹在乱世中坚守，在悲痛中自愈，在绝地中坚持自我，叶嘉莹自己说过，“我平生经过离乱，个人的悲苦微不足道，但是中国宝贵的传统，这些诗文人格、品性，是在污秽当中的一点光明，希望把光明传下去，所以是要见天孙织锦成，我希望这个莲花是凋零了，花也零落了，但是有一粒莲子留下来。”(文中资料据《迦陵杂文集》《沧海波澄》)